

这著名的剧毒的蕲蛇，我早就听说过许多传闻，通常乡里人叫做五步龙，说是被它咬中的人畜，不出五步就得倒下毙命。也有说凡进入它待的地方五步之内，都难逃命。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这谚语的出处想必也来自于它。都说它不像别的毒蛇，那怕是眼镜蛇，虽也剧毒，毕竟容易让人警觉，出击时，必先高高昂起头来，竖直身子，呼啸着，先要威吓住对方，人遇到也好防备，可以把手中的物件朝旁边扔去。即使空空两手，只要头上戴的帽子脚上穿的鞋甩将出去，乘它扑击的当口人转而溜了。可要碰上这蕲蛇，十之八九都来不及察觉就已经被它击中。

我在皖南山区还听到过对这蕲蛇的许多近乎神话的传说，说它能布阵，在它盘踞的周围，吐出比蜘蛛网还细的丝，散布在草茎上，活物一旦碰上，它就闪电一般立刻出击。无怪凡有蕲蛇的地方都流传种种咒语，据说默念可以防身，但山民对于外来的人是不传告的。山里人上山打柴通常得打上绑腿，或穿上高统的帆布扎成的山袜。那些难得进山去的县城里的人说得就更加可怕，他们告诫我，碰上这蕲蛇，那怕穿的皮鞋都照样咬穿，务必带上蛇药，但通常的蛇药对蕲蛇无效。

我从屯溪去安庆的公路上，经过石台，在汽车站边上的小吃摊子上遇到过一个断了手腕的农民，他说是被蕲蛇咬了后自己砍掉的，恐怕是被蕲蛇咬伤而又活下来难得的一个。他戴了顶通草编成礼帽式样的狭边软草帽，这种草帽通常是跑码头的农民才戴，戴这种帽的农民大都见多识广。我在公路边搭的白布篷子下的面摊子上要了碗汤面，他就在我对面坐着，左手拿着筷子，右手腕只剩根肉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，弄得我吃也吃不自在。我看准了他是可以搭话的，索性问他：

“老哥，你这碗面钱我一起付了，不妨碍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手怎么伤的？”

他便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的经验。他说他上山去找杞木的。

“找什么？”

“杞木，吃了不嫉妒。我那老婆真要我命，连别的女人跟我讲句话都要攒碗，我去找杞木给熬碗汤喝。”

“这杞木是个偏方？”我问。

“那里，”他嘿嘿笑了，那通草礼帽底下咧着一张包了颗金牙的大嘴，我才明白他在讲笑话。

他说他们老哥儿几个，去砍树烧炭，那时候还不像如今时兴做买卖，山里人要想弄点钱花多半烧炭。偷砍成材的树木卖生产队里管着，弄不好犯法，他不做犯法的事。可烧炭也要会烧，他是专找那白皮的青枫栎，烧出的炭，都银灰色，敲着钢钢作响，可是经烧，一担钢炭可卖上两担的价。我由他侃去，横竖是一碗面钱。

他说他拿了砍刀，走在头里，哥儿几个还在下边抽烟谈笑。他刚弯下腰，就觉得一股阴森森凉气打脚板心升起，心想坏事了。他说，这人跟狗子一样，单个的狗只要一嗅到老巴子，

也就是豹子的气味，就不敢往前再跑，吓得像猫样的呜呜直叫，他说他当时腿子跟着一软，不管多硬的汉子碰到了蕲蛇，也就没命了。可不，他就看见了这东西盘在荆条底子一块石头上，灰不拉几一团，当中正昂起个头。说时迟地时快，他挥手就一砍刀，也只眨眼的功夫他手腕上一阵冰凉，像过了电浑身打了个寒噤，眼前一阵黑黑，太阳都阴幽幽的，叫人心里发寒，风声鸟声虫子声，什么都听不见了，阴森森的天空颜色越来越深，太阳和树都发着寒光。他说就算他还有脑子，就算他来得快，就他不该死，就算他命大，他左手接过砍刀，把右手腕一刀剁了下来，立马蹲下，用左手拇指捏住肘上的血管。他说流出的血落在石头上都滋滋冒气，顿时失去了血色，变成淡黄的泡沫。后来，几个老哥儿们把他抬回村里，他砍下的手腕也捡了回去，全发乌了，从指甲盖到皮肉，都乌紫斑斑。他剩下的半截手臂也已发黑，用尽了治蛇伤的各种中草药，才总算缓了过来。

我说：“你可是够决断的。”

他说他要是稍许楞神，或是咬的部位高那么寸把，他也就没命了。

“丢了个手腕子，拣了条命，这还有什么舍不得？连螳螂要脱不了身也会把钳子舍了。”

“这是虫子，”我说。

“虫子怎么的？人总不能不如虫子，那狐狸被下的弓子夹住脚，也有把腿咬断跑了的，人这东西不能精不过狐狸。”

他把一张十块钱的票子拍在桌上，没要我付面钱。他说他现今跑买卖，不比我这样的念书人少挣。

我一路到处访这蕲蛇，直到去梵净山路上，在一个叫闵孝或是叫石场的乡镇的收购站楼顶的晒场上，才见到了扎成一盘盘的蕲蛇干。恰如唐人柳宗元所述，「黑质而白章」。这可是名贵的中药材，舒筋活血祛风湿散风寒的良药，高价收购，于是总有不要命的勇夫。

柳宗元把这东西说得比猛虎还可怕，他进而又谈到苛政，更猛于虎。他身为刺史，我是一名百姓。他是士大夫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我满世界游荡，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性命。

光见到这一盘盘制作好的蛇干还不够，我一心想找一条活的，学会辨认，好加以防备。

我一直到了这毒蛇的王国梵净山脚下，才见到两条，是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监察站从进山来偷捕的人手里扣下来的，装在一个铁丝笼子。正好可以端详。

它的学名叫尖吻蝮蛇。两条都一公尺来长，不到小手腕那么粗，有一小段很细的尾梢，身上是不很鲜明的灰褐和灰白相间的棱形花纹，所以又有个俗名叫棋盘蛇。外表并看不出有多大的凶恶之处，在山石上躺着无非像一团泥疙瘩。细看，它粗糙而无光泽的褐色的三角形头部，嘴尖有一片像钩子样翘起的吻鳞，一对可怜的毫无光彩的小眼，那种滑稽而贪婪的模样，让人想起戏曲中的丑角七品芝麻官。但它捕食并不靠眼睛、鼻眼之间有一个人肉眼无法观察到的颊窝，是他特有的温觉感受器官，对红外线特别敏感，可以测出周围三公尺以内的二十分之一度温差的变化，只要体温高于它的动物出现在它周围，就能跟踪并准确袭击。这是之后我去武夷山，自然保护区里一位研究蛇伤的专家告诉我的。

也就在我这一路上，这条沅江的支流辰水的上游，尚未污染流量充沛的锦江，河水竟这样清澄。那些放牛的孩子在河中淌水，由急流冲下去，尖声叫着，直到几百公尺外的河滩上，

人才打住，声音传来是那么清晰。公路下方，一个赤条条的年轻女人就在河边洗澡，见公路上驰过的车辆，竟像白鹭样站着，只扭动脖子，出神凝望。正午烈日下，水面上阳光耀眼。这一切同蕲蛇当然并没有什么关系。